

四書集注

大學 中庸 論語

上冊

四
書
集
注

(本書用四部備要據吳縣吳氏仿宋本排校紙型重印)

四書集注

(全二册)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四胡同5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發售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250×1168 紙 1/32 • 22 1/2 印張 • 140,000 字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4,100 定價：(6) 2.10 元

第一卷
編一審稿：2018.10

大

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大學章句序

○○一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

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

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

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讀舊音
學如字泰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所。得乎。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

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後與後同
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所謂得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

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未終所後。此皆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平治

聲後放此○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以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

故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則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謂厚

謂家也。此兩節之意。結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五字。先二百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

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

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字。○凡傳文雜

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

深淺始終至精密熟

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讀

作秦謨。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謨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與之。

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則無時不晦矣。帝典。則無時不晦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書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

志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銘名其器以自沐浴之盤也

警其身以去垢故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之辭也

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闕斷也

康誥曰作新

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詩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

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是故君子無所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

自新至善也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所當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之處也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篇緝蠻鳥詩小雅緝蠻

之處。子曰：「以所當知，所當止。」孔子說詩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穆穆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
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
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
今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
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作緣，叶韻音。於大反，菉詩